

夕照恋人

徐慧芬

他和她都老了,他老得更快。近年来他的记忆像是交给了漏斗,很快将要漏光,这些日子连家人都认不清了。她几乎天天问他,我是谁呀?你叫啥名字呀?他神情茫然,有时会说出一二句莫名其妙的话。

都是耄耋老人了,儿子说只有找一家资质好的护理院,把老爸送去,那里有配套的医疗服务。但她不放心老伴独去,她要陪在边上。她开始整理行囊,老伴抽屉里一本笔记本出现在她眼前,她记忆的潮水一下子汹涌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,他们组建了小家庭。两人结缘是各自父亲牵的线,两位父亲是单位里的同事。开始交往她惴惴不安:他相貌堂堂,大学毕业,她仅是中专生,相貌也不出众。但是姻缘竟也成了。

婚后有一天她在丈夫的抽屉里,发现一本笔记本里夹着一张照片,照片上年轻的女子是那么秀气,特别是一双含笑的大眼睛,谁见了都会喜欢。照片背后有竖写的两行钢笔字。右边一行是:一笙同学留念。左边一行只有三个字:瑶瑶赠。一笙是她的丈夫,瑶瑶是谁呢?在她的一再追问下,才知道这个瑶瑶是丈夫以前的恋人,两人是大学同学。大学毕业分配工作,丈夫留在了上海,瑶瑶却分配到了外地。热恋中的丈夫想追随恋人同去外地,但家里横竖不同意,说瑶瑶的家庭出身也不行,那年月是讲究家庭成分的。

知道了丈夫的情史,她叹息:这才是相配的一对呀,这个瑶瑶太不幸了!当然她心里也有酸楚,原来她是替补啊。好在她与他感情上虽谈不上你依我依,但也和睦相安几十年。只是入了老境,原本温文尔雅的丈夫脾气变坏。那次两人为琐事发生了争执,口角平息后,丈夫转身时嘀咕了一句:怎么找了你这样的!虽然声音不大,在她却是晴天霹雳!她情绪一下子失控:是呀,你是找错了!对的人你为啥甩掉她呢?你是个无情无义只顾自己的小人!……

犹如利箭穿心,但句句在理,他无言以对。她不知道,其实同样的话丈夫已骂过自己何止千百回!他锁在房里大半天,晚上露面,仿佛一下子老了十岁。她望着双眼浮肿的丈夫,后悔不该撕开他的伤疤。

现在她再次打开笔记本,取出这张旧照片,放在他眼前,问,还记得这是谁吗?他迷瞪不语。瑶瑶你还记得吗?他木然。你再想想,你的女朋友叫啥名字?他似乎陷入了沉思,手却挽住了老妻的衣角。忽然,嘴里轻轻吐出两个字:晓珍。

她猛然抱住了丈夫的头,泪流满面。晓珍是她的名字。岁月丢失了他的甜酸苦辣,唯剩一点盐的滋味了,她就是他的盐。

造化弄人,哪能想到。就在他们住进护理院的第二天竟然遇到了瑶瑶。傍晚,护理院的大草坪上,她推着轮椅上的老伴散步,迎面看到一位年轻的护理员扶着一位老太太走来。老太太眉清目秀,像是哪里见到过。

慢慢,她知道了。瑶瑶是一年前入住这儿的。独身的瑶瑶一直在外地工作到七十岁才回到故乡。父母早已去世,靠一个本家侄儿关心这个姑妈。瑶瑶的记忆是一场大病夺走的。护理员说老太太虽然不认人,也记不住什么,但很安静,还能自己吃饭,有时会翻翻书。

现在,傍晚散步时,她常常会让护理员推着老伴的轮椅,她则搀扶着瑶瑶,一路絮絮叨叨。他们一起向着夕阳缓行。

从小时起,我就爱看戏,这成了我的一个习惯,这个习惯是父母帮我养成的。最早去剧院看戏,大约在我三岁的时候,妈妈带着我去剧场看她演戏。因为我太小了,她就在舞台最靠台前的厚厚的幕布边角安排了一个小椅子,让我坐在上面看舞台上发生的故事,在我坐下之前,妈妈蹲在我面前认真地对我说,小双,你坐在这里不要随便乱动,更不能说话发出声音。因为妈妈要唱戏了,听见没有?三岁是一个人开始产生记忆的年纪,我显然是听懂了。否则我怎么可能把妈妈的话记到现在呢?那个大幕布很厚重很有压迫感,我对它充满畏惧和崇拜,因为它似乎有某种魔力,它关闭的时候,舞台是阴暗无光的,静谧的,缺少活力,一旦被拉开,便瞬间生命力复活,音乐喧嚣,人声鼎沸。我看到演员们身着五颜六色的服装,尤其看到妈妈是舞台中央最亮眼的角色,是观众们关注的中心人物。小小的我就会有一种满满的骄傲感。那确实是我在三岁时得到最清晰的生命记忆。

更多的看戏经历是爸爸带给我的。因为妈妈是演员,她带我看的大多是她舞台上担任主演的那些戏。而爸爸带我看的则更多的是各类不同的剧种,爸爸是一位在戏剧界被众人尊重的权威人物,许许多多来自全国各地进京上演的剧目,爸爸都要去看,剧团的领导会邀请作为专家的爸爸去看戏,同时爸爸他自己也主动要去看戏,因为他懂事起他就是个大戏迷。那时候只要爸爸出去看戏十有八九会带着我。于是,很小的我就看过各种不同的戏剧,京剧、越剧、豫剧、舞剧、歌剧,还有话剧、电影……看戏对我来说,就是眼前的一个色彩缤纷的大花园。

看戏成了我的生活内容。什么样的戏我都喜欢看,不管看懂看不懂,不管是什么地方的戏,甚至不管戏的质量如何,水平怎样,哪怕是一出十分平庸并不出色的戏,只要是在舞台上展示,我就会顺理成章从头看到尾,简直就是一种条件反射了。不过,也有一次例外。那次,我在北京的长安大戏院里看戏,台上演的是北方昆曲剧院的折子戏,我和朋友、电影导演杨导一起看。杨导是个懂戏的人,他小时候上戏校学过京剧。我听着听着竟然感觉困意缠绕,眼睛就睁不开了。开始还和杨导小声聊着天,后来就在那十分幽柔但却极其缓慢的乐曲的陪伴下……睡着了。这是一件很丢人的事,那么喜欢看戏且看戏就像是一种生活习惯的人,怎么看睡着了呢?我猛地醒过来,马上就看旁边的杨导,正要说“糟糕!我睡着了!”结果意外地发现,杨导也睡着了!这是怎么说的?最爱看戏的两个人,看戏的时候睡着了。是不是昆曲这个剧种真的是陈旧了?节奏慢,曲调平,叙述拖沓,以至于变成了催眠曲?真是令人叹息啊,有着悠久历史的可以称之为中国传统艺术老祖宗的昆曲,竟然把我给唱到梦里去了。

不能怪我们吧,任何

夜光杯

看戏

吴 霜

事物的出现和存在都应该是一个曲线的。会有起点,会有上升,会有提高,会有持续,会有高潮,然后,还会有回落,慢慢下降,归于平静,最后甚至会逐渐消失。我真的祈祷,昆曲不要消失。这个发源于元朝时期的古老剧种,承载了六百多年的历史,虽然其艺术形式确实与现代生活有所脱节,抓住年轻观众的眼球是越来越困难了,但是这也和西方的歌剧一样,虽属于很久以前的一种舞台表演形式,但这是我们中国戏曲的根基,横跨了近七个世纪的历史长河啊,敬畏之心一定要有的。

我虽然没有像我妈妈那样继承她的戏曲演唱事业,从事的是西洋歌唱事业,但是在我的骨子里,中国戏剧一直都是我的第一情结,那是改变不了的事情。想想,从娘胎里就感知的那种音响和节奏,这是一种先天的流在血液中的元素,是一个人刚刚接触人间烟火时被生存环境输入骨髓的元素。谁都不例外。所以我一直都是

天黑沉了,雨来了。小颗的雨水,点点落到屋顶、瓦片,很快就被干燥的屋面吸走了,但是落到滴水兽上,就不一样了,它一滴一滴地溅落在瓷面上,就仿佛在下一下下地点醒滴水兽:“喂,小兽们呀,该醒醒了,雨来了。”这不,从滴水兽的口中,一条水线慢慢流出,白色的、细细的,在黑沉沉的天幕的衬托下,显得明亮。而后,雨越来越急。只消数分钟,从滴水兽口中流出的水就变得粗长。流水的声音轰隆隆。这时候,在屋檐那里,一只只金鱼滴水兽,就仿佛活了过来,在雨幕中游动——要是能够回到童年,我愿意再次仰望,望着那金鱼滴水兽,看它水流如注,听它水声喧哗。

闽南的滴水兽可不是只有金鱼这种形态——虽然因为色彩、图案的不同,金鱼滴水兽也会有千姿百态——每次遇到下雨,狮子滴水兽、老虎滴水兽、大象滴水兽、麒麟滴水兽、灵猴滴水兽,也都要一齐活跃起来。这时候,你会看到一个“雨中动物园”,灰塑的、剪瓷雕的、琉璃的、陶瓷的,甚至热闹。

在闽南,每种动物滴水兽有各自特有的寓意:金鱼,年年有余;狮子,迎福纳祥;麒麟,喜送麟儿;老虎,英勇无畏;大象,万象更新;灵猴,封侯将相……主人家的心思都在滴水兽身上呢。有时候会想,这么优美的精灵,是谁把它们带到了闽南这块土地上?上了年

纪的老人会这么说——以前世事混乱的时候,闽南人背井离乡,一波一波的人“下南洋”,赚钱、讨生活,辛苦之至。但是,闽南人素来极重乡情,即使在外国他乡,也会念记故土。于是,很多人有点钱财后,都会回家修建家宅“番仔楼”。一些独特的南洋建筑元素,这时候就被移植过来了,其中便有“滴水兽”。

听了,就让人觉得慷慨激昂。这一只只滴水兽,历经了大洋大海、万里途程,才来到闽南大地上。这里成了它们的栖息地。它们吞吐这里的雨水,仿佛就像那些南洋客回到了故乡,大口大口地呼吸故土的空气。

几乎忘了交代一件重要的事。起初,滴水兽是用来镇宅辟邪的。它们守在屋檐的四方,保家护宅,令人安心。有时候,不由得遐思,这四方的屋檐不正像人们的心吗?因为有滴水兽的镇守,回到故土的番客们,便获得了心灵的平静。

曾经滴水兽在闽南大地多有所见,但是现在也渐渐地少了些,只有在一些古旧有味的地方,像是泉州市的下林巷、裴巷,才能见着。这些地方,仿佛成了它们最后的避难所。很多以前常见的闽南大厝,历经几十年的岁月都还在,却在短短数十日,甚至数日的机器的一挖一掘中倾覆为瓦砾。连同厝上的滴水兽,再也很难望到,似乎它们被赶入了历史的草丛中。

然而,滴水兽又是时刻会被“复活”的。前一阵子才知道,滴水兽如今被做成了冰箱贴,很流行。它们从房檐屋角,进入了普通人家的日用之中。看得到,摸得着,总比孤单地占据在够不着的屋檐上要好多。而且,它们也不再只是作为排水的工具,更多地已经转化成为一种审美。滴水兽作为美的符号,继续站立在闽南人的精神领域里。

遐思至此,我有些恍然:对闽南人来说,故乡就是滴水兽,记忆就是滴水兽,心灵的寄托就是滴水兽。“一曲落雨声,伴我到儿时,它就站在屋顶上看着我们长大。”滴水兽是在这里生根了的,在这里呵护我们成长的——这里,指的是土地,更是人心。



夜来风雨声

(水彩·粉画) 戴骏玮

戏曲的忠实观众。当然,我得尽量做到看昆曲的时候不要再睡觉了。

上周,我在梅兰芳大剧院看了一出好戏。这是我的朋友、川剧艺术的领头人沈铁梅为她的父亲、京剧表演艺术家沈福存先生举办的纪念晚会。我恍然大悟,原来那个在短视频上广泛流传的大师级的

男旦演员,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玉堂春的表演者沈福存是她的父亲,真是汗颜。早就认识沈铁梅,却不知她的父亲是沈福存。我真是好糟糕啊!

沈先生几出大戏中入木三分的表演可以说是独步舞台的存在。下一次,我得专门写一下沈福存先生。

闽南的滴水兽

麦 冬

只有在一些古旧有味的地方,像是泉州市的下林巷、裴巷,才能见着。这些地方,仿佛成了它们最后的避难所。很多以前常见的闽南大厝,历经几十年的岁月都还在,却在短短数十日,甚至数日的机器的一挖一掘中倾覆为瓦砾。连同厝上的滴水兽,再也很难望到,似乎它们被赶入了历史的草丛中。

然而,滴水兽又是时刻会被“复活”的。前一阵子才知道,滴水兽如今被做成了冰箱贴,很流行。它们从房檐屋角,进入了普通人家的日用之中。看得到,摸得着,总比孤单地占据在够不着的屋檐上要好多。而且,它们也不再只是作为排水的工具,更多地已经转化成为一种审美。滴水兽作为美的符号,继续站立在闽南人的精神领域里。

遐思至此,我有些恍然:对闽南人来说,故乡就是滴水兽,记忆就是滴水兽,心灵的寄托就是滴水兽。“一曲落雨声,伴我到儿时,它就站在屋顶上看着我们长大。”滴水兽是在这里生根了的,在这里呵护我们成长的——这里,指的是土地,更是人心。

然而,滴水兽又是时刻会被“复活”的。前一阵子才知道,滴水兽如今被做成了冰箱贴,很流行。它们从房檐屋角,进入了普通人家的日用之中。看得到,摸得着,总比孤单地占据在够不着的屋檐上要好多。而且,它们也不再只是作为排水的工具,更多地已经转化成为一种审美。滴水兽作为美的符号,继续站立在闽南人的精神领域里。

遐思至此,我有些恍然:对闽南人来说,故乡就是滴水兽,记忆就是滴水兽,心灵的寄托就是滴水兽。“一曲落雨声,伴我到儿时,它就站在屋顶上看着我们长大。”滴水兽是在这里生根了的,在这里呵护我们成长的——这里,指的是土地,更是人心。



做个文艺迷是需要体力的!在这个来势汹汹的梅雨季,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出了三场观影马拉松,既有战争纪录片又有二次元神作,还有大卫·林奇入梦来。

犹记十二年前的电影节上,《浩劫》沪上通宵放映是热门文化事件,以九个半小时揭露纳粹屠杀犹太人罪行,那真是如导演朗兹曼所说:“通宵放映到第二天早晨结束,让观众有一种从地狱中走出来的感觉。”放映纪录片是上海电影节的一项传统,五年前放映的《水侵曼荼罗》长达六个多小时。进影院前,大家也是抱着颈枕,说着不知能坚持几小时,结果,成了“痛哭流涕的六小时”。所以,无论过去还是现在,我都对这些观众肃然起敬。

《新世纪福音战士》是这一代青春期集体膜拜的杰作,这场七个半小时的“序破Q终”剧场版连映被戏称为“280元入住南京西路核心地段”“本届电影节睡眠时长7.5小时”。有

人分享自己熬通宵的经验,那就是:人一定会犯困,熬不过去的时候不要硬撑。是的,我还是学生时,白天看庵野秀明的片子都会时不时魂游天外,更何况睡魔降临的夜晚。

说到我的马拉松观影体验,得追溯到上海通宵连映《指环王》三部曲的壮举。《指环王》从第一部《护戒使者》到第三部《王者无敌》,连映时长达到五百五十八分钟,足足九个多小时!然而,当年的我们都热血澎湃、无所畏惧,影院也不愁卖票,光是上海影城一家就豪迈地开出了六个放映厅!彼时大片上映是文化热事,“九小时连映,零点首映”能吸引到全城时髦人士,仿佛是场挑战耐力的大派对。

为了克制睡意,进场的每个人都做了充足准备,携带毯子、抱枕、靠垫,换上了舒服的拖鞋……大包小包的架势让我

想起《没头脑和不高兴》里小学生们背着铺盖卷上戏院。为了对抗睡魔,大家的嘴都没有停歇:有对情侣干掉了整整三桶爆米花;好多捧着满满一保温瓶的热咖啡;我和朋友拎了一袋国际饭店蝴蝶酥,五个浸满黄油与糖的大蝴蝶酥啊,第一部还没放完就只剩下空袋子与唇边碎屑了,到了第二部身边响起了鼾声……

令我特别感慨的是,多年之后的闷热六月,《指环王》“甘道夫”伊恩·麦克莱恩来到上海国际电影节,坐在人民公园“相亲角”举牌子,上书:“伊恩,5英尺11英寸,77岁,剑桥毕业,伦敦有房!”完全掌握了中国相亲文化精髓。看到戏外的“甘道夫”如此活力充沛,我真想告诉他:“可以去人民公园对过的国际饭店买蝴蝶酥,也是上海名物,形同一个个大大的爱心,正呼应你在相亲角举的另一张纸:‘爱情不是用眼睛

诗二首

秦史轶

《五州祭》感赋
燃香昔读颜公祭,①
噙泪方知岳老吟。②
千岁孤城贞士血,
百年卅日画师心。
风生潮水卷沙石,
云尽月明照墨林。
抱定红梅真本色,
子规声里野烟深。

注:①颜真卿《祭侄稿》名垂青史。②《五州祭》与颜书同为拱璧而不朽。
观吴昌硕书画展有此良朋同道寻梅去,不意先贤图画真。笔下铿锵金石重,书中馥郁篆文新。解拈玉叶排前句,铁划银钩传后身。踟蹰沉吟春色里,西冷百载独斯人。

带上枕头去影院!

指间沙

十日谈

影迷的故事

责编:吴南瑶